真誥/卷0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四

真誥
卷五
作者：陶弘景

卷六

◯甄命授第一

《道授》〈此有長史掾各寫一本，題目如此，不知當是道家舊書，為降楊時說，其事旨悉與真經相符。疑應是裴君所授，所以爾者，按說《寶神經》云：道曰，此後云我之所師南嶽赤松子，又房中之事，惟裴君少時受行耳。《真誥》中有吾昔常恨此賴解之早耳。此語亦似是清靈言故也〉。君曰：道者混然，是生元炁，元炁成，然後有太極，太極則天地之父母，道之奧也。故道有大歸，是為素真，故非道無以成真，非真無以成道，道不成，其素安可見乎？是以為大歸也。見而謂之妙，成而謂之道，用而謂之性。性與道之體，體好至道，道使之然也。〈此說人體自然與道合，所以天命謂性，率性謂道，修道謂教。今以道教，使性成真，則同於道矣〉

君曰：太上者，道之子孫，審道之本，洞道之根，是以為上清真人，為老君之師。〈此即謂太上高聖玉晨大道君也，為太極左真人中央黃老君之師〉

君曰：老君者，太上之弟子也，年七歲而知長生之要，是以為太極真人。

君曰：太極有四真人，老君處其左，佩神虎之符，帶流金之鈴，執紫毛之節，巾金精之

巾，行則扶華晨蓋，乘三素之雲。〈此二條事出《九真中經》，即是論中央黃老君也，黃老為太虛真人，南嶽赤君之師，裴既師赤君，所以崇其本始，而陳其德位也〉

君曰：道有《八素真經》太上之隱書也，在世。君曰：道有《九真中經》老君之秘言也，在世。君曰：道有《太清上經變化七十四方》。君曰：道有《除六天之文三天正法》，在世。

君曰：道有黃氣陽精藏天隱月。君曰：道有三元布經道真之圖。君曰：道有黃素神方四十四訣。君曰：道有黃書赤界長生之要。〈長史書本，杜家剪除此一行〉

君曰：道有赤丹金精石景水母。君曰：道有青要紫書金根眾文。君曰：道有玉清真訣三九素語。君曰：道有石精金光藏景錄形，在世。

君曰：道有丹景道精、隱地八術。君曰：道有白簡素籙，得道之名。君曰：道有紫度炎光夜照神燭。

君曰：此皆道之經也黃書〈杜家黵易此字為經方〉。世多有者，然亦是秘道之事矣。〈天師取其名而布其化，事旨大略猶同，但每增廣其法耳。此所云《黃書赤界三一經》洧子所說黃赤內真者，非今世中天師所演也〉

君曰：仙道有飛步七元天綱之經，在世。君曰：仙道有七變神法七轉之經。君曰：仙道有《大洞真經》三十九篇，在世。君曰：仙道有《大丹隱書》，八稟十訣。

君曰：仙道有天關三圖，七星移度。君曰：仙道有九丹變化胎精中記。君曰：仙道有九赤班符，封山墜海。君曰：仙道有金液神丹，太極隱芝。

君曰：仙道有五行秘符，呼魂召魄。君曰：仙道有《曲素決辭》，以招六天之鬼，在世。君曰：仙道有黃水月華，服之化而為月。君曰：仙道有徊水玉精，服之化而為日。

君曰：仙道有環剛樹子，服之化而為雲。君曰：仙道有水陽青映，服之化而為石。君曰：仙道有赤樹白子，服之化而為玉。君曰：仙道有絳樹青實，服之化為黃金。

君曰：仙道有琅玕華丹，服之化為飛龍。右此十七條在靈書紫文中，並琅玕丹之所變化

也。

君曰：仙道有九轉神丹，服之化為白鵠。〈右在《茅司命傳》中〉君曰：仙道有天皇象符，以合元炁，亦在紫文中。君曰：仙道有白羽紫蓋，以遊五嶽。

君曰：仙道有《三皇內文》，以召天地神靈。〈右世中雖有，而非真本〉君曰：仙道有玉珮金鐺，以登太極。君曰：仙道有神虎之符，以威六天。君曰：仙道有流金之鈴，以攝鬼神。

君曰：仙道有素奏丹符，以召六甲。君曰：仙道有金真玉光，以映天下。君曰：仙道有八景之輿，以遊行上清。君曰：仙道有飛行之羽，以超虛躡空。

君曰：仙道有紫繡毛帔，丹青飛裙。君曰：仙道有白羽黑翮，以翔八方。君曰：仙道有翠羽華衣，金鈴青帶。君曰：仙道有曲晨飛蓋，禦之體自飛。〈在《劍經》中〉

君曰：仙道有三十七種色之節，以給仙人。

君曰：仙道之妙，皆有方也。能盡此道，便為九宮真人，不但登仙而已。然道之多方，各備則可知矣。〈此蓋能為盡一條之道。便得九宮真人，若各各備具，則為太極真人矣〉

君曰：今子既至心學道，當以道授子耳。然學者皆有師，我之所師，南嶽松子，松子為太虛真人左仙公，穀希子為右仙公。昔太上以德教老子以得道，松子以道授於我以得仙，我之得道於松子。今子欲學道，彼必試子，試而不過，是我之恥也。今既語子以得道之方，又悟汝以試觀之法。於此試而不過者，亦子之愚也。夫欲試之人，皆意之所不悟，情之所不及者而為之，子慎之哉。

君曰：仙道十二試，皆過而授此經。此十二事大試也，皆太極真人臨見之，可不慎哉。

君曰：昔中山劉偉道學仙在嶓塚山，積十二年，仙人試之以石，重十萬斤，一白髮懸之。使偉道臥其下，偉道顏無變色，心安體悅，臥在其下，積十二年，仙人數試之，無所不至，已皆悟之，遂賜其神丹，而白日升天。〈此應是漢時人〉

君曰：昔青烏公者，身受明師之教，審仙妙之理，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，積四百七十一歲，十二試之，有三不過。後服金汋而升太極，太極道君以為試三不過，但仙人而已。不得為真人，況俗意哉。〈青烏公似是彭祖弟子也〉

君曰：《大洞》之道，至精至妙，是無英守素真人之經，其讀之者，無不乘雲駕龍。昔中央黃老君隱秘此經，世不知之也。子若知之，秘而勿傳。又昔周君兄弟三人，並少而好道，在於常山中，積九十七年，精思無所不感。忽然見老公頭首皓白，三人知是大神，乃叩頭流血，涕淚交連，悲喜自搏，就之請道。公乃出《素書》七卷，以與誦之。兄弟三人俱精讀之，奄有一白鹿在山邊，二弟放書觀之，周君讀之不廢。二弟還，周君多其弟七過，其二弟內意或雲，仙人化作白鹿。呼周視之，周君不應，周君誦之萬過，二弟誦得九千七百三十三過。周君翻然飛仙，二弟取書誦之，石室忽有石爆成火，燒去書。二人遂不得仙。今猶在常山中，陸行五嶽也。子慎之哉。

君曰：昔在莊伯微，漢時人也。少時好長生道，常以日入時，正西北向，閉目握固，想見昆侖，積二十一年，後服食入中山學道，猶存此法。當複十許年後，閉目乃奄見昆侖，存之不止，遂見仙人，授以金汋之方，遂以得道，猶是精感道應，使之然也。非此術之妙也。

君曰：真人隱其道妙，而露其醜形，或衣敗身悴，狀如癡人。人欲學道，作此試人，卒不可識也。不識則為試不過，汝恒當慎此也。

昔漢初有四五小兒，路上畫地戲，一兒歌曰：“著青裙，入天門，揖金母，拜木公。”到複是隱言也。時人莫知之，唯張子房知之。乃往拜之，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。所謂金母者，西王母也。木公者，東王公也。仙人拜王公，揖王母。

君曰：昔有傅先生者，其少好道，入焦山石室中，積七年，而太極老君詣之，與之木鑽，使穿一石，盤厚五尺許。云，穿此盤，便當得道。其人乃晝夜穿之，積四十七年，鑽盡石穿，遂得神丹，乃升太清為南嶽真人。此有誌之士也，子其識之。若有此試，慎勿言不能也。

君曰：昔有黃觀子者，亦少好道，家奉佛道，朝朝朝拜，叩頭求乞長生，如此積四十九年，後遂服食入焦山。太極真人百四十事試之，皆過，遂服金丹，而詠《大洞真經》。今補仙官為太極左仙卿，有至誌者也。非佛所能致，是其中寸定矣。〈此說與傅含真奉

佛事亦同〉

君曰：昔毛伯道、劉道恭、謝稚堅、張兆期皆後漢時人也，學道在王屋山中，積四十餘年，共合神丹。毛伯道先服之而死，道恭服之又死，謝稚堅、張兆期見之如此，不敢服之，並捐山而歸去，後見伯道、道恭在山上，二人悲愕，遂就請道，與之茯苓持行方，服之皆數百歲。今猶在山中，遊行五嶽。此人知神丹之得道。而不悟試在其中，故但陸仙耳。無複登天冀也。〈謝稚堅有三處出：一云與葛玄相隨，一雲在鹿跡洞中，一即是此，未詳為是一人，當同姓名耳〉

君曰：晉初有真人郭聲子，在洛市中作卜師，時劉、石、張、臧四姓並欲學道，常自歎雲：不遇明師。明師出而己不覺，皆為試不過，皆無所得也。常當慎此。有異不覺，便為試不過也。人有學道之心，天網疏而不失，皆並試人。汝深思此意慎之也。

君曰：昔閻成子少好長生，好學道，四十餘年後，入荊山中，積七十餘歲，為荊山山神所試。成子謂是真人，拜而求道，而為大蛇所噬，殆至於死，賴悟之速，而存太上，想七星以卻之，因而得免。後複為邪鬼所惑，失其左目，遂不得道，而絕山中。子當慎此之試，恒存於師也，猶是成子用誌不專，頗有邪心故也。

君曰：黃子陽者，魏人也，少知長生之妙，學道在博落山中，九十餘年，但食桃皮，飲石中黃水。後逢司馬季主，季主以導仙八方與之，遂以度世。〈此六國時魏，非漢後魏世也〉

君曰：有劉奉林者，是周時人，學道在嵩高山，積四百年，三合神丹，為邪物所敗。乃行徙入委羽之山，能閉炁三日不息，於今千餘年矣。猶未升仙，猶是試多不過，道數未足故也。此人但服黃蓮，以得不死耳。不能有所役使也。

君曰：昔高丘子殷人也，亦好道，入六景山，積五百二十餘歲，但讀黃素道經，服餌術，後合鴻丹，以得陸仙，遊行五嶽。二百餘年，後得金液，以升太清也，今為中嶽真人。〈此說與《劍經》序亦略同〉

君曰：為道當令三關恒調，是根精固骨之道也。三關者，口為心關，足為地關，手為人關，謂之三關。三關調則五藏安，五藏安則舉身無病。昔趙叔期學道在王屋山中，時時出民間，聞有能卜者在市閭中，叔期往見之，因語叔期曰：“欲入天門，調三關，存朱

衣，正昆侖。”叔期知是神人，因拜叩頭，就請要訣，因以一卷書與之，是《胎精中記》。拜受此書，入山誦之，後合神丹而升天。此皆前事之征者，汝當識此言。〈三關事與《黃庭》同，並有說而無法〉

君曰：當存五神於體，五神者，謂兩手兩足頭是也。頭想恒青，兩手恒赤，兩足恒白者，則去仙近矣。昔徐季道學道在鵠鳴山中，亦時時出民間。忽見一人著皮褲練褶，拄桃枝杖，逢季道，季道不覺之，數數非一。季道乃悟而拜謝之。因語季道曰：“欲學道者，當巾天青，詠大曆，　冉雙白，徊二赤，此五神之事也。其語隱也，《大曆三皇文》是也。〈此即太素五神事也，別有經法〉

君曰：欲使心正，常以日出三丈，錯手著兩肩上，以日當心，心中間暖則心正矣。常能行之佳。昔有薑伯真者，學在猛山中，行道采藥，奄值仙人。仙人使平倚日中，其影偏。仙人曰：子知仙道之貴，而篤誌學之，而不知心不正之為失。因教之如此，後遂得道。〈定錄目許先生雲：“薑伯真之徒”，不知即此薑不〉

君曰：常以夜半時，去枕平臥，握固放體，氣調而微者，身神具矣。如有不具，便速起燒香，平坐閉目，握固兩膝上，心存體神，使兩目中有白炁如雞子大在目前，則複故也。五日一行之。〈此即二十四神中事也〉

君曰：食草木之藥，不知房中之法，及行炁導引，服藥無益也。終不得道，若至誌感靈所存必至者，亦不須草藥之益也。若但知行房中導引行炁，不知神丹之法，亦不得仙也。若得金汋神丹，不須其他術也，立便仙矣。若得《大洞真經》者，複不須金丹之道也，讀之萬過，畢，便仙也。房中之術，導引行氣，世自有經，不複一二說之〈此謂徒服藥存修，而交接之事不絕，亦不得長生，非言都不為者。若都不為，止服藥，皆能得仙〉。經曰：得道者皆隱穀蟲之法，而見三屍之術。夫穀蟲死則三屍枯，三屍枯，自然落矣。殺穀蟲自有別方，得者秘之。〈此即《蘇傳》中初神丸方也。其餘雜法皆不及此也〉

君曰：人生有骨錄，必有篤誌，道使之然。若如青光先生、穀希子、南嶽松子、長裏先生、墨羽之徒，皆為太極真人所友，或為太上天帝所念者，興雲駕龍以迎之，故不學道，而仙自來也。過此以下，皆須篤誌也。〈案此諸人學道，皆有事跡，並經辛勤，而雲不學自得，其義未了。墨羽應是墨翟，亦或是木羽也〉

君曰：然則學道者有九患，皆人之大病。若審患病，則仙不遠也。患人有誌無時，有時

無友，有友無誌，有誌不遇其師，遇師不覺，覺師不勤，勤不守道。或誌不固，固不能久，皆人之九患也。人少而好道，守固一心，水火不能懼其心，榮華不能惑其誌，修真抱素，久則遇師，不患無也。如此則不須友而成，亦不須感而動也。此學仙之廣要言也，汝當思此。

君曰：夫喜怒損誌，哀戚損性，榮華惑德，陰陽竭精，皆學道之大忌，仙法之所疾也。雖還精胎息，僅而補之，內虛已徹，猶非本真。莫若知而不為，為而不散，此仙之要道，生之本業也。

君曰：欲得延年，當洗麵精心，日出二丈，正麵向之，口吐死炁，鼻噏日精。須鼻得噓便止，是為炁通，亦以補精複胎，長生之方也。

君曰：食慎勿使多，多則生病，飽慎便臥，臥則心蕩，心蕩多失性，食多生病，生病則藥不行，欲學道者，慎此未服食時也。

君曰：式規之法，使人目明，久而徹視，常以甲子之旬，取東流清水，合真丹以洗目，日向清明平旦二七過，常行之佳。〈此事一出二十四神中，彼謂之拂童，而用庚午日中時也〉

君曰：欲為道者，目想日月，耳響師聲，口恒吐死氣，取生炁，體象五星，行恒如跚空，心存思長生，慎笑節語，常思其形，要道也。君曰：七五之法，常當存之。五者在身，七者在經。

君曰：世有下土，惡強之鬼，多作婦女，以惑試人。若有此者，便閉炁思天關之中衡輔之星，具身神，正顏色，定誌意，熟視其規中，珠子濁不明者，則鬼試也。知鬼試，則思七星在麵前，亦可在頭上，以卻之。若規中方明者，仙道人也。悟者便拜之，不悟為試不過。若遇邪而謂真人，亦是不過之例也。子慎之焉。〈邪正相亂，此最試之難者〉

君曰：飲食不可卒斷，但當漸減之耳，十日令減一升，則半年便斷矣。斷穀自有方，世多有者，不複重說之。世人之食桃檑以補身，不知桃皮之勝也，桃皮別自有方。

君曰：斷穀入山，當煮食白石。昔白石子者，以石為糧，故世號曰白石生，此至人也。今為東府左仙卿，煮白石自有方也。白石之方，白石生所造也。又善《太素傳》，所謂

白石有精，是為白石生也。〈此方在世〉

君曰：《太素傳》者，道書也。學此應奉太上老君，上清皇人。此皓然虛映，景中之道，非仙之尊也。老子所謂穀神是也。

君曰：王屋山，仙之別天，所謂陽台是也。諸始得道者，皆詣陽台，陽台是清虛之宮也，欲入山者，此山難尚也。下生鮑濟之水，水中有石精，得而服之，可長生。〈此山在河內泌水縣，即濟水所出之源也〉

君曰：《大洞》者，神州是也。神州別有三山，三山有七宮，七宮有七變，朝化為金，日中化為銀，暮化為銅，夜化為光，或化為山，或化為水，或化為石，謂之七變。七變有七經，七經有二十一玉童隨此書，故曰《大洞真經》，讀之萬過便仙。此仙道之至經也。

君曰：閬野者，閬風之府是也。昆侖上有九府，是為九宮，太極為太宮也。諸仙人俱是九宮之官遼〈謂應作“僚”字〉耳。至於真人，乃九宮之公卿大夫，仙官有上下，各有次秩，仙有左右府而有左右公、左右卿、左右大夫、左右禦史也。明大洞為仙卿，服金丹為大夫，服眾芝為禦史。若得太極隱芝，服之便為左右仙公及真人矣。

君曰：有屍解乃過者，乃有數種，並是仙之數也。屍解之仙，不得禦華蓋，乘飛龍，登太極，遊九宮也。〈此謂自然得屍解，為地下主者之類耳。非雲托化遁變之例也〉

君曰：陽丹九轉，世人皆有此術，不複說之。〈此謂房中之事耳，陽丹或應作陰丹〉

君曰：在人間學生，唯當服藥，子不斷穀，則《大洞》未可得聞。斷穀之法，世自有方。

君曰：吾欲說仙之妙論，道之變化，子必秘之，慎識吾言也。〈當謂後二條事〉

君曰：昔有郭崇子者，殷時人也。彭真人之弟子，嚐兄弟四人俱行，為惡人所擊，傷其左臂，三弟大怒，欲取治之，崇子曰：“無用。”笑而各去。此人後仕宦，而崇子譽致之，數數非一，此人乃往謝之，而猶譽不止，其人曰：“我惡人也，不可以受君子之施。”乃自殺。後崇子得道。太極真人以為有殺人之過，不得為真人〈此蓋為善之過，尚招其弊，況為惡乎？今時事亦多有類此者，故以為戒〉。範零子少好仙道，如此積年，後

遇司馬季主，季主將入常山中，積七年，入石室，東北角有石(片聶)〈此作之反，音即是大甕也，或可是石牖〉。季主出行則語之，曰：“ 慎勿開此。 ”如此數數非一。零子忽發視，下見其家父母大小，近而不遠，乃悲思。季主來還，乃遣之歸，後複取之，複使守一銅櫃，又使勿發。零子複發之，如前見其家。季主遣之，遂不得道。〈此事乃入不可思議之境。然每當依此，觸類慎之〉

積功滿千，雖有過故得仙。功滿三百而過不足相補者子仙，功滿二百者，孫仙，子無過，又無功德，藉先人功德，便得仙，所謂先人餘慶，其無誌多過者，可得富貴，仙不可冀也。〈此一條功過之標格也，可不勉乎〉

右《道授卷》訖此。

右一卷有長史書，又掾書。